

【珍藏版】

一个女人的风华绝代史

长篇小说

衣香鬓影

【第二部】千秋素光同

寐语者 /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小说

衣香鬓影



——【第二部】千秋素光同——

寐语者 /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衣香鬓影. 千秋素光同 / 寐语者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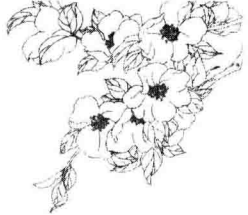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99-7343-2

I. ①衣… II. ①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242号

书 名	衣香鬓影. 千秋素光同
著 者	寐语者
责任编辑	郝 鹏 孙金荣
特约编辑	陈艳冲 范辰辰
文字校对	文艳丽
封面设计	罗久才
版面设计	李 亚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1.5
字 数	374千字
版 次	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343-2
定 价	37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卷一·流水今日·明月前身

第一记 白茶花·鸽血石 / 002

第二记 故人心·知何似 / 009

第三记 怎堪误·却相逢 / 016

第四记 登粉墨·看飞觞 / 022

第五记 金玉盟·将相和 / 030

第六记 心字缠·扣连环 / 037

第七记 往日意·今时痴 / 043

第八记 夜深沉·雪霏霏 / 050

卷二·一程归雁·致君缠绵

第九记 萋萋影·怅怅思 / 05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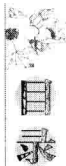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记 释夙怀·御风波 / 0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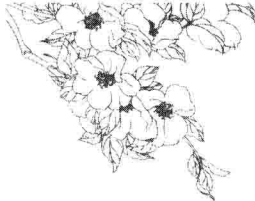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一记 易真假·履薄冰 / 071

第十二记 雪上霜·梦中人 / 076

第十三记 思惘然·惊变乱 / 083

第十四记 蛙鹑争·父子隙 / 090





第十五记 儿女痴·英雄意 / 096

第十六记 烟花杀·烽火起 / 102

第十七记 只影来·向谁去 / 108

第十八记 雪初霁·晴方好 / 114

卷三·兵以弭兵·战以止战

第十九记 笑缱绻·语铿锵 / 122

第二十记 同安乐·共忧患 / 129

第二十一记 魑魅出·萧墙乱 / 134

第二十二记 铁血变·胭脂难 / 140

第二十三记 相濡沫·共灵犀 / 146

第二十四记 燕子归·故人来 / 152

第二十五记 险峰转·歧路回 / 158

第二十六记 兴干戈·全玉帛 / 166

第二十七记 前尘误·倦回顾 / 173

卷四·萧萧落木·滚滚逝水

第二十八记 修良愿·废武弊 / 180

第二十九记 蝴蝶梦·鲲鹏志 / 186

第三十记 暮云低·晓风急 / 195

第三十一记 人北望·雁南归 / 203

第三十二记 心上伤·袖底血 / 211

第三十三记 结良缘·断痴妄 / 218

第三十四记 妾不离·君不弃 / 227

第三十五记 孽难销·意难平 / 235

第三十六记 衣香融·鬓影偕 / 245

第三十七记 暗夜惊·梦魂去 / 252

卷五·百岁如流·素光千秋

第三十八记 不堪误·总相误 / 262

第三十九记 疏至亲·远至爱 / 271

第四十记 断亲恩·绝思慕 / 279

第四十一记 别梦寒·归离恨 / 288

第四十二记 繁华散·风流尽 / 298

第四十三记 栋梁倾·燕影堕 / 307

第四十四记 伤英雄·问红颜 / 315

第四十五记 同素光·共千秋 / 326





卷一 · 流水今日 · 明月前身
千秋素光同





第一记·白茶花·鸽血石

“祁七小姐，你是说祁蕙殊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，方才进门时，我当真瞧见是她。”

坐在他侧旁的男子斜叼一支雪茄，摇头笑道：“怕是你看岔眼，这话要让世则兄听去可了不得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只听身后楼梯传来轻快的脚步声，果真说曹操，曹操到。

“你们两个不仗义的，倒藏在这里逍遥。”颜世则转下楼梯，满面春风，径自往长沙发一端坐下。深青丝绒沙发被水晶吊灯照得青葱碧绿的，袁家两个纨绔子各倚一端，一个长辫斜垂的印度少女身披鹅黄纱丽，屈身在袁五公子跟前，捻了细长洋火替他点烟。

见颜世则满脸笑容，所幸没有听见刚才那番话，袁五公子暗自松口气，对胞弟使个眼色，叫他莫再乱嚼舌头。颜、祁两家联姻是迟早的事，祁七小姐与颜世则自幼相识，外间早将她视作颜家少奶。以祁家那样的书香门第，若说祁七小姐出现在这风月销金之地，那真是大大的尴尬。

颜世则玩得兴致正浓，往沙发仰身一坐，抚掌兴叹，“好个云顶皇宫，极乐销金窟当真名不虚传，如此豪奢手笔，说出去谁信！”

这名为“云顶皇宫”的神秘赌场开张不到半月，已轰动全城，令达官显贵趋之若鹜。

若单是奢华，也算不得出奇。

此间却是妙处有三：其一，只接熟客，若无人引荐，纵有金山银山捧着，也不得其门而入；其二，进门处有专设的暗室，为每人备有一枚西洋面具。入内之后，人人皆戴着面具行事，谁也不识彼此真面目。纵是名士淑媛，也尽可纵情狎玩；其三，这赌场管事是个女子，人称贝夫人，传闻是位印度王公的情妇，所雇童仆使女俱是一色的印度人。天竺女子艳色闻名，入夜明灯高照，檀香缥缈，令宾客寻芳忘返。“单看贝夫人这手笔，怕也是富可敌国了！”

“外间不是有印度王公情妇之说吗？”

“那是讹传罢了，我倒闻听这贝夫人只是个幌子，幕后另有其人。”

“说起贝夫人，我倒遇着一桩奇事。”颜世则一敲额头，想起前日在自家珠宝行的蹊跷事来——颜家珠宝行里颇多奇珍，早年颜家老爷子在北平开设典当行，从破落旗人手里搜罗了许多好物什，其中不乏紫禁城里出来的东西，有一枚鸽血红宝石更成了颜家珠宝行的镇店之宝。

前日里，有客登门，自称主家姓贝，指名要这样一颗红宝石，开出的价码令人无法回绝。奇就奇在，颜家收得那枚红宝石并未对外张扬，不知那人从何知晓。袁家兄弟闻听这话连连称奇，顿生好事之心，“贝这姓氏也算少见，照这手笔看来，十有八九便是这位贝夫人了！看来你与她颇有缘分，指不定另有渊源。”

颜世则摇头笑，家中亲眷都已问了个遍，谁也不认得贝氏。

“不如递张名帖进去，贝夫人或许肯赏面。”袁五倾身靠近他道，“倘若真是你家旧识，岂非得遇贵人。世则兄且想想，贝夫人身后是怎样的靠山，她若肯提携一二，你在令尊跟前岂不扬眉吐气？”

颜世则心中不大乐意，然而袁五的话不无道理。他脾气甚好，耳根子向来软，经不住袁家兄弟如簧之舌，到底被劝动了心思，顶着头皮叫使女送了名帖上去。

不到一刻钟时间，使女便来回复。

“请颜少爷随我到小阁楼去。”印度使女说一口婉转汉话，蜜色肌肤光润，妙目流盼，朝颜世则妩媚而笑。

赌场共有三层，越往上越是豪奢，最顶上的小阁楼是贝夫人接待贵宾之地，向来不许旁人踏足，只有身份极特殊的人方可入内。颜世则随使女走上楼梯，心中有些发虚。他未想到贝夫人真会见他，且是这股礼遇。寻常赌场多与黑帮相涉，云顶皇宫更不知是何来头。颜氏向来是清白人家，虽不乏场面见识，却从未遇见过这等神秘人物。

使女走在前头，软声笑道：“今晚有贵客来，夫人在小阁楼陪着客人玩牌，有劳颜公子移步。”颜世则点了点头，也不知说什么好。

思忖间，一抬头已来到三楼，眼前为之一炫。天方奇香扑面，古雅陈设无不金碧生辉。各桌赌局斗牌正酣。纱丽飘飘的印度美人摇动脚腕金铃，灵蛇似的腰肢款摆，或托琉璃盘，或托水晶杯，穿梭在灯影绰约间。其中男男女女，华服锦饰各异，脸上无一例外戴着斑斓面具。西洋面具与京戏脸谱不同，除了金漆细绘，更以羽毛、珠片装饰得繁复诡艳。有的似狐狸脸，有的似怪兽头；有的咧嘴大笑，有的血泪挂腮……无不惟妙惟肖，在烟雾缭绕中看来，别具鬼魅之美，疑似踏入了魑魅之地。

初见这景象只觉新奇怪趣，然而，此刻颜世则心中忐忑，再看人人面具掩覆，不辨真假美丑，顿生莫名惧意，一时转头不敢多看。他紧随使女来到旋梯底下。使女回头做了个悄声的手势，放轻步子领他上了阁楼。厚重的桃木雕花门打开，眼前恍似天方宝窟洞开。耀眼光亮从穹顶吊灯洒下，长绒毛羊绣毯落足无声，壁上挂着波斯宫廷细密画，当中架的是手绘屏风，雕镂起伏的宫廷躺椅设在屏风前，两侧侍立着四名印度美人，各呈艳态。

长窗下，一丛白茶花开得丰湛凛冽。使女请颜世则在外间稍坐，径自入内通传。只见里头绰绰光影，透出人影翩跹，间或有低微笑语。

颜世则觉得手心有汗，便走到窗下透气。那白茶花团团怒绽，香气幽馥，形似名品雪狮子，别具一分幽致。颜世则是爱花之人，细看那花倒像西洋名种与雪狮子的嫁接。忽记起蕙殊也爱白茶，家中种有几株极美的法国白茶花。她说洋人给每种花都定下一句花语，白茶花的花语是“你怎可轻视我的爱情”。

使女一进去，便不再出来，左等右等也不见人。只听里边时有人语低笑，讲的不知是哪国话，听来不像英文。颜世则静等了半晌，看表已过去半个钟点，渐渐有些坐立不安。也不知贝夫人是存心怠慢，还是另有用意。他这里进退两难，实在按捺不住，便趋身从屏风间隙里窥望。里边灯光暗了许多，壁灯透着暖昧暖色，不知是什么颜色的纱罩，让橙黄灯光透着暗紫。牌桌边坐了两个金发洋人，各戴一只纯白面具，旁边穿福缎长衫的高瘦中国人正襟危坐，戴的却是张笑脸面具。

上一轮牌局似乎刚结束，一副纸牌散扔在桌上，并不见筹码。发牌人是个穿绿丝绸礼服，戴蝴蝶面具的窈窕女郎，削肩修颈，波浪短发盘曲，鬓插一朵白山茶绢花。戴齐肘蕾丝手套的双手，洗起牌来灵活翻飞，飞快将纸牌砌好，

一张张发到四人面前。现在玩老式惠斯特牌的人已不多，里面四人却饶有兴致。背对颜世则这边有两个人，隐约是一男一女，女子身影曼妙，斜倚着主座上的男子。

巴洛克椅子雕花繁复，椅背镂刻着张开的羽翼。颜世则屏息趋近，从屏风间隙望见那人斜靠椅背，似漫不经心姿态，黑色礼服勾出肩背优雅曲线，领子里翻出雪白立领，乌黑鬓发修得齐整，一只手夹了雪茄，另一只手闲闲将牌拿起。

这双手十分修长，指节匀停，比女子更优雅好看。纸牌在他掌心展开如雀屏，雪白袖口上，黑曜石袖扣闪动乌亮光泽，沉敛中流露光华。

颜世则素来精通牌技，骤见这漂亮的一手，几乎脱口叫绝。那发牌的女郎有所觉察，抬头看向屏风，蝴蝶面具下红唇如菱，忽而粲齿一笑，“Wir haben einen Besuch.”（注：意为“我们有客人来了。”）

这下听得明白，原来她讲的是德语。

两个洋人愕然询问：“Wie bitte？”（注：意为“怎么？”）

颜世则慌忙后退，心下大窘。却听一个温雅的男子声音笑道：“贝儿，不请人进来，有失待客之道。”

“四少教训得是。”软语声里，绿衣女郎徐步转出屏风，朝颜世则一笑摘下面具，露出乌发、雪肤和一双猫儿似的碧眼，流利的中国话略带南洋口音，“有劳颜先生久候了。”

神秘的贝夫人，却是个妙龄混血美人，眉梢眼角俱是练达风情。眼见她亲自迎出，摘下面具以真容相示，颜世则不觉已呆了。

贝夫人笑语嫣然，非但不怪罪他无礼窥望，倒邀他入内一起玩牌，似乎他是熟稔老友。颜世则尴尬之余，又有些受宠若惊。待想起该说点什么，贝夫人已翩然转身，扬腕朝他一招，“随我来。”

颜世则身不由己地跟上，脚下厚密的长绒地毯软得无处着力，像要将人陷进去。贝夫人向座中诸人介绍颜世则，并不提他名字身份，只称是四少的贵客。

颜世则随她目光看去，终于看清座首那人——

浊世之中，竟有如此风仪。

想来这才是赌场真正的主人。这位被称作四少的男子，年纪不过三十，修眉斜飞，薄唇含笑，天生一双摄人心神的眼睛。简单的黑色夜礼服穿在他身上，有种说不出的倜傥，那从容的气度叫人一眼看去便认定他是此间主人。

他身畔丽人虽戴着面具，仍可见风致婀娜。一身繁花旗袍勾勒出曼妙腰身，

脸上黑猫面具透着迫人冷意。

颜世则目光触到她，莫名顿住，惊觉似在哪里见过。黑猫面具底下，那两点漆般的瞳子令他不敢多看，匆匆一眼便将目光移开。座中高瘦的长衫男子起身让出座位给他，朝四少略一欠身，退避在旁。

“颜先生爱玩什么牌？”四少漫不经心地开口，语声柔和低沉。

颜世则揣摩着回答，“寻常的都玩，最有意思还是惠斯特桥牌。”

“惠斯特桥牌不花哨，是男人玩的牌。”四少笑笑，“接着玩吧。”

四方牌局中，四少和颜世则为一方，两个德国人一方，依然是贝夫人发牌。

惠斯特桥牌的精髓在于伙伴间协作，要想赢，必须两个人信任配合。每个人既是自己的领袖，又是同伴的保护者，该决断时决断，该牺牲时牺牲，荣誉和失败都不是一个人在承担。其实颜世则并不擅长这种老式桥牌，总嫌它乏味沉闷了些。他心不在焉，四少却是个中高手，看似桌上游戏，思维却异常敏捷，牌风强悍，令他配合起来力不从心，渐渐露出磕磕绊绊的狼狽。

也不知是不是错觉，颜世则总觉得有一道目光总缠绕在周围，捉又捉不住……这感觉令他越发不安，频频出牌失误。

“桥牌是无声的战争。”四少目光斜射过来，似笑非笑，神色令颜世则一窒。

这一抬眼间，却撞上另一道目光。那个戴黑猫面具的女子，坐在四少身后，就这么静静瞧着他。

一直扰得他心神不安的源头，原来是这双目光。从怪异的黑猫面具底下透出，似曾相识，又无从捉摸。随后她转过头去不再看他，却倾身靠近四少，附耳悄声说了句什么。

四少将牌搁下，歉然道，“各位抱歉，失陪，我先送女士回家，贝儿来替我这一局。”

颜世则也想趁此告辞脱身。

不待开口，贝夫人已走过来，“四少真会扫人兴致，好在还有颜先生！”她说说着摇了摇桌上的铃，只见墙角巨幅油画一转，竟是道暗门。先前进来通传后便不见踪影的印度使女应声而出，接替了贝夫人发牌。

眼看四少和那女伴相携离去，颜世则心里茫然若有所失。戴黑猫面具的女子临到离去再没看他一眼，亭亭依在四少臂弯，身形如蕙殊一般高挑婀娜。

蕙殊。

颜世则一呆，猛然回头看去，那女子已同四少一起消失在屏风外，脚步声渐去渐杳。

真像蕙殊，若蕙殊肯这般打扮起来，风情未必输给此妹。

颜世则兀自胡思乱想，忘记牌局已经开始，冷不丁被贝夫人碧目一扫，刚刚收回的心神却又乱了。座中都是高手，料定今晚有一番惨输。然而，他却料错，贝夫人接手这牌局后仿佛是送金来的，一晚上几乎没有赢过，连带那洋人也输得脸发绿。颜世则只需跟着自己搭档捡钱，赢了个盆满钵满。

到牌局结束时点账，数额惊出他一身汗。所幸是赢了，若是输，只怕回家要被老头子骂死。

天将亮时，贝夫人亲自送他出来，言下殷殷，态度和蔼。

次日袁家兄弟听说了颜少阁楼奇遇记，直叫悔青了肠子，大骂姓颜的不仗义，竟不替他们引荐。袁五公子嘴上刻薄惯了，见不得颜世则那飘飘然的样子，便啐道：“当心乐极生悲！”

果真应了他的乌鸦嘴。

时至半夜，暴雨倾盆，祁家一个电话打来，说七小姐离家出走了。颜世则冒雨赶去，祁家上下已乱作一团，见了他来，更是窘迫。祁老爷暴怒如雷，大太太是七小姐生母，掩面哭个不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五小姐悄悄将他引至一旁，将一只磨损得很旧的纸盒子递给他：“小七留给你的。”

颜世则茫然接在手中，喃喃问，“她自己走的？她要去哪里，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……究竟为着什么事，要闹到出走？”

祁五小姐咬唇半晌，挤出细弱语声：“她说要解除婚约。”

“什么？”颜世则是真的没听清楚，五小姐声音太低。

“父亲气极了，叫她滚，说倘若她敢退婚，便不要再姓祁。没想到……小七真的就走了，一句话也没留，只留了这个给你。”五小姐拿手绢拭着泪，“小七一向是最本分的，天知道这回着了什么魔……”

颜世则有些回不过神，好似未睡醒时，听着什么都懵懵懂懂。

蕙殊，退婚，离家出走。

这不是真的，肯定又是她捉弄他的小把戏吧。颜世则低头看手中纸盒，四边都磨得破了，是小时候他送她的西洋画册盒子。五小姐看着他掀开盒盖，只是他手一抖，盒子坠地，落出一只羽毛镶贴的黑猫面具。面具、红宝石、贝夫人、四少……逐个从眼前掠过。

耳听着五小姐细细啜泣声，扰得他心乱，似乎想起什么，又似什么也想不起。暴雨一刻不缓，挟风泼洒天地，窗外庭院树摇花摧。猛然一声惊雷乍响，似在

头顶滚过。

颜世则霍然抬头，是了，是这样！

那枚红宝石连店里老伙计也未见过，他却特地捧给蕙殊瞧，暗自希望她喜欢这未来的订婚礼物。若不是她透露消息，贝夫人怎能得知店里有这枚宝石。往日里端庄本分都是做戏，她根本不曾露出半分真颜给他，她戴着一只淑媛面具，敷衍周旋在祁、颜两家，背地里早与那来历神秘的四少暗通款曲……昨夜当面嘲弄他，看他怯懦出丑，他竟一无所觉。

眼睁睁看她倚在另一个男人身边，眼睁睁看她离去。

一个女子倘若变心移情，又有什么能阻拦。她选了那样一个人，富可敌国，风度翩翩……自然，是她选得好。她不但走，还要留下这只面具来嘲笑他，颜世则你是如此失败的一个人，一个连未婚妻也留不住的男人。从前她总是委婉暗示，男子立身处世，应有所抱负。自从她留洋归来，便不只一次地说，世则，为什么你总是没有变化呢。但她从未将厌恶失望表露出来，于是他以为不要紧，只要哄得她高兴便好。

原来，她已失去隐忍的耐性。她再也瞧他不起，终究明明白白告诉他——颜世则配不上祁蕙殊。

又一声惊雷乍起。颜世则踉跄退后两步，盯着地上怪异的黑猫面具，面容渐渐苍白扭曲。

五小姐亲自倒来一杯白兰地，看他咕嘟直灌下去，过了半晌也不见回缓，依然唇青颊白，似在瞬间被人击倒。

“世则，你们究竟怎么了？小七去了哪里，你是不是知道？”五小姐心思细腻，看出其中蹊跷，忧切地望住他，“你若知道小七的去处，务必告诉我！”

颜世则张了张口，语声堵在喉咙。

要说什么，说云顶皇宫吗，还是将那风月销金窟的秘密和盘托出，将蕙殊与旁人的私情昭示天下？从此毁了祁蕙殊的名声，毁了颜世则的脸面，也毁了祁、颜两家堂堂名望……掉落地上的黑猫面具，胡子仍惟妙惟肖地上翘着，仿佛露出一个笑容。

想象蕙殊的表情，大约也是这样讥消的笑。她了解他，清楚他每一处软肋，知道他连说出实情的勇气也没有。

蕙殊，最温柔的蕙殊，原来你是这样狠。



“何必做得这样狠。”贝儿叹口气，将一杯热腾腾的大吉岭红茶放到蕙殊面前，“这回你是闹得太过了。”蕙殊闻言抬头，哭了整夜的眼皮还有些红肿，眼睛越发显得圆大，乌亮湿润的眸子盈盈照人。她本埋头吃着早餐，闻言将银叉子一搁，扬眉道：“难道我真的昧着心思嫁过去，做个恪守妇道的少奶奶就好？”

贝儿还未答话，她又急语如溅珠，“我说延迟婚期，老爷子只当我舍不得离家；叫世则振作，他又只当我啰唆……从前认得他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，不知他为何越变越像一个纨绔子弟！我不能昧着自己心思，同这样的男人相对一辈子，他已经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颜世则，我没办法再骗自己，我不喜欢这样的他，早已经不喜欢了……往后怨就由他怨去，谁都与我再不相干！”

她分明难过，脸上却绷得比谁都不在乎，泛红的眼圈早已出卖了心中委屈。贝儿觑着她，不由摇头笑，“这个样子倒是真正的祁蕙殊回来了，难为你往日做七小姐做得那么好。”

蕙殊低了脸，拿银匙有一下无一下拨弄红茶，“你以为我乐意那样么。”

贝儿定定看她，眼前浮现初见时的样子……彼时尚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南部校园，邂逅东方同胞并不容易，年岁相近的两个少女顿成知己。

初到异邦的蕙殊未褪羞涩，举手投足都是东方闺秀的拘谨。有着东方血统的 Lily Bell 却是人群中天生的焦点，来自母亲的中国风情，令她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。被她逼着学跳舞、学骑马的蕙殊，一开始紧张抗拒，后来渐渐如鸟

儿钻出樊笼，发现自由天空。

那时候，她们无忧无虑，真正快活。飘得再远的风筝，背后总有一根线，那根线收紧的时候，便是自由的终结。贝儿毕业后回到香港，身为港督府参事的父亲好赌成性，将她嫁给本埠中国富商，做了一笔金钱换身份的好交易。蕙殊回国，继续名门闺秀的沉静生活，留洋归来只不过为她风光嫁衣多添一层金粉，也给祁家开明门风再增一则佳话。

“Lily，你知道，我是不甘心的。”蕙殊低着头，语声有些哑。

“可你还是在意颜，不然也不必送上那只面具。”贝儿抽出一支烟来，目光流露出与韶龄不符的洞察，“你希望以此激发他振作，可惜这番用心，他未必懂。”

蕙殊手上一顿，端起茶来慢慢喝，仿佛没听见。

一缕烟从贝儿红唇间吐出，迷蒙了她的碧色眼瞳。

“不用他懂。”蕙殊拿起餐巾挡了一半脸，眉目不动，语声闷闷，“我可没安什么好心，就想气死他。”贝儿笑起来，“嘴这么硬，一会儿见了四少，看你还怎么说。”

“你还笑。”蕙殊横她一眼，支肘抚住额头，“我都愁死了。”

“现在知道愁，半夜落汤鸡似的冲进我家，倒不见你愁。”贝儿斜睨过来，笑得蕙殊恼羞成怒，信手将点缀餐盘的一朵黄康乃馨掷了过去，“Lily，你有没有心肝！”

贝儿笑着避开，却听蕙殊呀的一声，张大眼睛望住她身后，脸颊腾地红透——

穿黑绸睡袍的四少懵然站在餐室门口，腰间带子松松系着，领口半敞，那朵康乃馨不偏不倚掷进他怀里。

显然是刚刚睡起，四少慵懒神色未褪，眯起一双秀狭的眼，看向桌旁二女，“你们还真早。”蕙殊张口不知如何回答，目光不敢接触四少眼睛，更不敢往下移……那睡袍领口微露出男子紧实肌肤，与黑色丝绸相映，格外醒目。

二位淑女的窘态，四少似乎熟视无睹，也没有回避的意思，径自落座在餐桌旁。蕙殊不敢抬头，递个眼色给贝儿，将脸低得不能再低，肩膀缩得不能再缩。

四少懒洋洋地问：“小七很饿吗？”

蕙殊一愣抬眼，见四少将整盘面包片都推到她面前。

“脸都要埋进碟子里了，有这么饿吗？”他语声温柔戏谑。

贝儿笑出声来。

蕙殊恼也不是，窘也不是，只想用眼光将贝儿钉到墙角去。

在这无声胁迫之下，贝儿忍了笑，将昨夜那一出“祁七小姐雨夜逃婚记”择要道来，为投合四少怜香惜玉之心，特地将小七凄恻之状再三夸大。听得蕙殊在一旁自己也觉心酸，眼圈红红，险些落下泪来。

四少安静地听着，只是慢条斯理地饮茶。贝儿终于讲完，侧眼觑看，也不知他有没有听进去。蕙殊将面具留给颜世则，自曝秘密的一节，是她最担心的，却也不敢将此隐瞒。若只是赌气出走也是小事，可蕙殊性子太硬，不肯给自己留退路。待颜世则见了那面具，只当她和四少不清不白，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相识日久，越发知道四少看似温润的性子底下，藏着莫测的阴晴。若是小七不知轻重，当真惹他着恼……贝儿心中忐忑，立时转了口风：“此番小七是莽撞了些，却也怪我，那晚不该存心捉弄。若不将颜少请上来，也不会生出这些事端。我原只想跟小七逗趣，不成想……”

“既然不是好姻缘，断就断了吧。”四少搁下杯子，对蕙殊微微一笑。

蕙殊这回眼泪真的掉下来，“四少……我其实……”

“你先吃饭，过会儿到书房来。”他说罢起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出餐室。

这早餐再美味，蕙殊哪还吃得下。二女面面相觑，贝儿似乎不敢相信四少就这样原谅了小七的莽撞，事先想好了诸般手段，软缠硬磨来说服他。想不到他竟赞同这逃婚之举。

偌大城中，颜、祁两家若要掀出一个小女子，易如反掌。如今能替小七收拾烂摊子的，也只有四少。

站在书房虚掩的门前，蕙殊吸一口气，抬手敲门，听见里头温柔语声地说“进来”。

推门刹那，满室碎金扑面，阳光筛过梧桐树影，从落地长窗洒入，将个颀长身影投在地上。四少自窗前转过身来，平纹雪白衬衣，长直领系小温莎十字结，侧脸轮廓逆光，带了淡淡笑容。

蕙殊怔怔看他，一时忘了该说什么。

四少叫她坐，她便坐下，双手交握于膝，默默看他倒茶；看他修长的手转动骨瓷描金杯子，涓涓水流注入，茶雾氤氲。蕙殊心中渐觉宁定，从未有过的安稳和迷茫。

“你想好了，真的不要那个人？”他的声音沉静，透出平素少有的……少有